

孤

樹

裏

談

孤樹哀談卷之三

丙集

太宗上 永樂紀元

○文皇龍潛時劉觀為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怒之與數人謫云南始至入缺佛寺僧此宗顧劉等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豐干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久乃顧劉曰此君知之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也未幾果召還劉歸以啓

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卜○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育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於內衣帶解奉于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一擲上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

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

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長官也俗呼彌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臍即

登宝座○上怒命數士繫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為妖言

令辭还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且沽入舟士以一大桶盛袁

而鋪之舁入王府○上遂與言事

上曰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示之袁方至○上昂

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

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

野記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遽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乎

何不速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殿下不半
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為柰亨布政司吏臣為
李友直接察司吏也奏草在此出諸懷中以進

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
乃晉之

野記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兵之期姚每言未可○上曰如何伺有
天兵來助乃可○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
帥即玄帝也○上忽搔首髮皆散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
應云時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俞提兵守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搶搶及御衣當脅洞
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繫于軍是夕○上駐驛于鼓樓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捨及膚則充今日矣臣欲生陛下故止穿衣耳

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上曰保兒而尚在乎益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平已自經矣誤臣○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曰是予錯說話矣或曰平拒戰事在徐州

野記

○風秀才不知何許人

太宗在藩時秀邸寄赤籍中陽狂奇譎衆因呼之云然無他異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七多不倫府殿鴟吻墮

上殊惡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上曰秀吾殿獸墮何也秀曰欲換色爾○上笑曰痴子胡說嘗啓

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上又咲令諸校

往及往秀已出茹蘆蕭々累無營具老妻坐茹下云秀請客
朱歸幸少伺校坐門外地上躁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錢
來謝言勞諸公枉臨伺燒帟後奉欸置楮地下散之便煨之
煙起衝人勃勃人涕橫流紙已燼秀運箕颶之灰披服衣秀
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邪衆咸憤詰其在顛去復
于○上上笑而已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梁塵落其
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者三曰如此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
起耳當啓○上某地貴不可言○上寧有可葬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與

上曰死矣薰葬于某地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
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人呼為毋墳是已及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

野記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足疾曳杖而行六月十一日

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拌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嚙片瓜既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獲有司尔等何為
商間以瓜皮高撤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執羣官尽殺之兵
遂出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詣

皇嫂來軍中既至○上陳建庶人罪狀與吳師之故比

皇嫂還宮宮已焚矣○文皇追謚懿文太子曰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
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喑然曰固當先謁○陵
遽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
隆

并野記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寒夏二公首出迎戴而鮮胡二楊諸公則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比於魏徵夫唐室_此由太宗化家爲國而宮臣魏徵非皆出唐高祖之擢建_此成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作焉今建文嗣統五年寒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文殊不類況當時群臣中如周是脩之死我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旨○至意寓_此今二公乃安然徇冒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諱焉故予列諸名臣而謂之通錄良以此也其中惟鮮公終歸自諫所_此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寒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瓊錄

太宗渡江時鮮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尽于應天府學既而鮮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廁回問

家人皆飼猪否解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舍豈有捨性命蓋
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宜文貞爲之著傳
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之進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
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夫人耳 同上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
李文達曰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
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
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事師既駐金川門是
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亟
退自縊于應天府學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猶不忘于飼猪
者又可期呂舍生事耶 餘冬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
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諸未決乃

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
定後立福等泄此語於佞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
鮮后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唐人之所為也

續綴錄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鮮縉楊士奇周是脩輩
俱在朝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

宣聖遺像畢自為贊係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
者矣諸公初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為
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雖與爾父作傳識
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
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魏徵
若畱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天順日錄

○井泉南京人光祿寺庖丁也素不知書性灵敏洪武間得事

燕邸甚稱旨靖難時多預謀過江後遂陞本寺卿寵眷非常

上曰論該大爵爵汝早晚汝在左右惟厚賜償之客座新聞

○太宗靖內難於時死節之臣泯沒於天下多矣其章七著者

後人哀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摺罹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

人曰齊泰黃于澄方孝孺愈逢辰謝貴張昺葛誠宋忠馬宣

朱鑑魯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瞿能莊得楚智鄭華一

聞變自尽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王叔英周是脩顏伯瑋廖

昇王良魯鳳韶魏公冕鄒公瑾高巍王良錢芹黃鉞王省劉

政一在朝之臣罹禍者凡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

任盧迥暴昭毛太黃魁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閏戴德彝盧

原質廖鏞宋徵陳繼之韓永高翔董庸王度巨敬甘霖一在

外之臣與官爵不可考而俱罹阨者二十人曰鉄鉉王彬崇

剛陳暉馬溥陳孝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鄭

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黃彥清高不危牛景先一中
外臣士獲宥而後死者凡十八人曰董倫張紘徐輝祖李堅
景清龔恭陳性善平安樊璉劉真何福梅殷王璉周璉周縉
劉亨高賢亨徐宗實王祿一革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
七人曰沐春王紳高遜志唐愚士劉現宋懌魏澤一革除
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於求樂者六人曰王純薛嵩張
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其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關係而見用
於求樂者共二十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
茹瑺胡顯楊文宋晟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郁新李得成羅義
陳瑛李友直胡廣李貴歐陽謙吳亮於戲行實之祥具於本
傳讀者當自得之矣

革除遺事

○文皇渡江墻折江濱神廟竿甚壯將取為之先以籤問其詞
云物有主君莫取又有豪傑天生須循規矩乃置之稍前又

一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用之遂濟

文皇將靖難發念成功后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既渡江忽見江中湧出一寶塔

上悚然起前念逮即位後一日天禧寺浮屠災即古長干寺有司入奏

上令兵馬督人運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于江即其地昇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

野記

○文皇既即位問姚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孝孺對遂詔之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披斬袞以行既至令視草大號詈不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上怒曰吾夷十族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一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撥天下為方友者殺之

同上

○文皇兵入城附馬都尉梅殷死於笮橋下其國長公主曳

文皇裾不釋問附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

一金一玉

文皇與公主言予二甥而世官以慰主心初靖難兵未起時長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上不答逮兵興以手書寄之言與師大意且令迂居太平門外恐誤罹鋒刃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于榻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不念你母親不至今日爾畜生宜知之

○文皇即位詔傳爲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宋景季士筆也○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疏茅土姚固辭乃只爲善世一朝罷○上與語姚應

對如常。上曰：公今日留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必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荅姚始言。今早，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應之。凡越二班，話問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少介介耳。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即命為少師。姚乃受之。然終不畜髮。上即欲為建第，姚力辭之。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宮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曾服之。今有昼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髡頂上戴唐帽云。

○姚廣孝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錐，觚餅鉅密，枕之口向內，其上以鉄罽，下畜鷲鴨，日久鳴噪，迄不聞鍛聲。懿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怖至疾。以上俱野記。

○文皇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驕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而已。若得

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許卒平之爲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皇遂怒謂高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悉如縉言

天順日錄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求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披譴敬諫再四○上罵之曰反孽敬仰視曰顧不知孰爲反孽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辞色不爲動○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遂釋之此與東涓事皆今日得之錢李士原溥蓋其同使交南奉御張崇云

革除遺事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徙北京從之

野記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

甚渥禮祀先脩書成曰取號精當既而亦頗有餐餼之噴遂急成帙或謂未協輿議或又云亂經韻未韻后其後復開局各求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網羅无遺每摘一事爲標揭係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太攘濫竟未完淨而罷其目錄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焯焯尤重度書稱爲我朝王羲之命中官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爲一家書迄今百餘年傳習不改

○求樂中魯有人造木牛流馬數步而止或曰劉誠意蓋非

○李至剛嘗以罪衣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閤人誰何之李既不敢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脩史人李至剛直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初親王歲朝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

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米不開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米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該支米二萬五千石又多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年因災異禮部令官議脩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曰于諸大臣定擬鎮國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擬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徃徃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

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雙松雄記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逮文時效死之臣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昇脩撰王叔英紀善周是脩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儒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統王鉅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所陳猶兆此類者悉勿問初靖難兵入城昇是脩自經死觀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亦自經死良在官奉家自焚伯儒任縣兵至城不肯下與其子皆死瑛後聞方孝孺等獄辭乃收觀叔英妻女將給配之觀妻翁氏出通濟門先拚其二女於河即自溺叔英二女皆已笄逮赴錦衣獄皆赴井死

野紀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榻幾棹撤侍從以覲覲畢各獻詩歌詞

上親弟高下當貴封室楮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宰士卿並間與焉以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即步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宦翼之犹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之此事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于此矣

瑣瑣錄

○永樂二年六月一日文華殿大李士楊士奇進呈講議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一章一部大李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九脩諸身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李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卒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卒前古為

証庶幾易入又曰帝王之孝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三朝聖諭錄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勅邊將藁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却用文

同上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翼日銓曹引進士七人奏擬某官如此格七八品○上以符所○命夢謂冢宰曰五品以上服緋衣方面官闕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吾一鄉陳公祚得河南叅議

野記

○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鞠其情以童穉无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听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以笏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无知遂謫厚為安南椽

厚忻然就道曰吾敢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彥謚為之傳云餘冬○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閩關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李士鮮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上以其書示之觀畢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攢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我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誇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勅行人押季支還饒州府令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箴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

何盡悉燬所著書最足

三朝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李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榮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金李璣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吳紳楊勉也周文襄不與乃自請於

上詔從之時謂之揆宿此稱遂遍于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以此稱之

野記

○魯內翰祭之飲亦大戶也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絕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曾請往○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論量臣量且當陪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內

翰爽然復○命○上咲曰無論文李此酒量豈不為大明狀

元乎錫呂內醞甚厚

野記

○劉子欽江西人為李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少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祭明日廷對策策詳最確及萬言遂為狀元判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天順日錄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徑入夢耳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為工部辦事吏子欽畧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去至外買了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

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於傍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日閒也 野記

○永樂初年○文皇嘗召戚御醫寅至便殿令殄胍盛殄胍候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脉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于脉乎汝誠妙手又曰盛胡子我訴汝前時沐昕進兩小丫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唱近呼之不見始知為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按懷中我因扼抱少頃既去遽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以銅椎箇小女兒能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不能平也盛

叩頭陳勸再三乃已

上語謂仁孝也同上

○永樂初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曰李馬

上改馬爲騏既而騏除名故今人罕知之其尾榜者曰宜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官待闕取用悉出○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錄 同上

○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上嫌之又擬爲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老蠻子也沒這福即改爲山東某州知州比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州係繁劇林當準敕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駿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尔程曰官不須鄙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

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
爲日費姑以餽尔吏欲十兩林不荅去吏明日拖文書白所
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柰何吏曰當更
行下軍衛具保結乃可官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
亦問我我于今欲集事反手耳第與我金然當倍之林與之
十五金賁蕭枕旅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越三日
果然蓋吏又曰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違

朝廷一時恩典官曰柰何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具
一結狀則事可速辦蕭獲其寔官曰然吏即行牒移軍具伏
如式林遂得如格舞文輩入賂市藉如此而○上之知人亦
洞徹矣

○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夢雙絲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

又嘗起徐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郎習札錢吉水大旗本亦練子寧踈遠姻親一時脫禍而恒爲鄉人所持牽族不放一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不可柰何以告建安楊公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之。○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

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書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爲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叙譜幾五十余家自昔文人譜序蓋莫盛于斯文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然文貞文與位稱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士大夫皆敦本務禮此亦可爲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議焉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鮮縉縉各以實對十人者黃福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其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刻儻然至剛壽終儻以節死得贈諡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為胡忠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

野記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槍為朝廷櫜橐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額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妹麟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求蠲其徭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迂葬於鍾山之傍○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倭倭

夷寇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壩築城堡立
煙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奉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
軍赴壩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舡三十余艘泊馬雄島寇相屬
登岸往奔壩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
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率炮伏發寇大
敗奔入櫻苑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无遺生獲
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徵公至京面慰勞之
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筭及諸將
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
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
生口北自燕東山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

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言屏息傍海
千餘里其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

野記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歲
己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海埭下登岸魚貫行
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犒
師秣馬累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
壯士潛燒賊紅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奉伏兵砲鳴奮擊
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埭下江披髮率衆鳴砲伏
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余衆奔樓
苑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拳者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
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
潛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
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賊始魚貫而來此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於故縱其生路以之則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謚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元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繼有至失機死罪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民共獲安以至于今

保稱

○英國公爲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祿爲公位羣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自首○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

日正統時亦不蒙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爲重

四夷莫不知名

及王機用崔觀勸廢文

武如屬吏猶加禮於輔而不敗

慢仍我子孫致敬于輔之兄弟輔既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

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爲人寡言笑膂力過人

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日錄

○国初文臣死賜諡者蓋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太孝士

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版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

廣同漢臣名且此虜爲胡不可令廣故更之及

文皇御極復舊名

簡文

○永樂中昆陵陳洽先生善記書予同寮王廷貴語予嘗見洽

長子道其少時侍側偶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乎曰然

兒探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得卷子成書曰是書

固難誦汝可提一首句如命遂朗誦終篇不誤當時

文廟指濟為兩脚書厨信矣惜其筆力不如故著作不彀瑣綴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讀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上也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之鑑張公有焉

同上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李士鮮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九經筵進二次鮮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原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鮮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鮮表語為之者

其云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敕命乎儒臣重編劇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數言耳實錄既出再脩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造之表殆有深意矣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宣二三給事中王搢前詢其姓名其中一脩脩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詳○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矣夫

瑣錄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滦即今開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明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滦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

漕自中涿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
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
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又入清
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河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
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
淤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猶不
可言時韓仲暉以源輦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
河直抵臨清屬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
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
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万六千餘石其
後歲或至三百餘万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万
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国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
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闌北岸見有洪武三年

曉諭往來舡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游自是江淮舟舡始不至御河矣宋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湯襄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舡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难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淑正建言工部尚書朱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言濟寧州往北旱站通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朱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河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九海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書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孤樹叢談

太宗下

○禮部尚書致仕昆陵胡公濙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

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誤謬矣公笑曰无之因詳峯曰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二可傳者曰

太宗命濙使外賓行○旨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所書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甚至南京旦晚隨○朝○勅免朝辭旨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渾侍衛捷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亟○宣侍衛者賞銀

若干錠駢羣臣皆言不显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
愧其心○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季士士奇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
書奏參所從驛驛給餼對齎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
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
汝但汝官小時某爲都給事中數日○上召吏部特陞某礼
部侍郎吏部○奏禮部缺左右侍郎

上曰左侍郎又某爲都給事中已叨受○上知每缺給事中輒
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進

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
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須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奏比
年糧餉多稽差部屬官動數員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

而事集

上曰爾等誠不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年若干人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復言其等侵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律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開讀○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京官五品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往往南京兩法司會論此事云查出來案中北巡時有晉守事實數條多有相因宜行至今不改者當求得錄之此亦政體故爲也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則進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坊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

鄧直昇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校改牘終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爲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爲上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楊言。於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整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忤直發其私。適太學缺祭酒。衆共奉公實欲疎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畱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畧之矣。覽者詳之。癸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廣獨于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奇。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文孝於今。難得而黃淮數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孝勝且簡靜。无勢利心。蓋因解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有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為所憾廣叩首既退與臣言上恩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蓋自是吾二人待淮愈謹矣

聖諭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单目以進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召臣士奇還令赴西角樓中宮齎奇单目示之而後至榻前問曰何獨無尔名对曰奇前為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单目無臣姓名者盖奇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盖答詩文耳

上曰尔時不病亦賦詩否对曰必賦則今单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对曰臣在下未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已意而為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

臣覩單內土物不過簾枕藤簟合香丸之類皆微物无重貨必无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殿之一无所問。上後諭臣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北南京如何翰林編脩魏明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日地氣天運已尽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未嘗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綱之後可謂不知變已餘冬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无不畏服一出边境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勞功將亦敬

憐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卒自其枉惜乎位止於斯以老疾致仕蓋竒特豪邁之士云

目錄

○國朝進士惟永樂中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秘書于大官月給膏燭費。上閒燕之頃駕親臨問時奉辭書疑事以驗其孝激厲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多得人今考其名業自王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勉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肅陳祭酒敬宗李布政鎮人知其賢者余亦不尽知也曾狀元祭自翰林時有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尔才也魯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
延及禁垣○上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刘子欽當時極有才
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于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太甲戌始卒壽八十
有七十若有位而寿以大行於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救得邾
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為常州同
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廷皆哀具似奠祭累
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
之北召山至今歲時祀焉夫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
壽考祿秩係於天君子論人豈以壽考祿秩為豐歉哉客有
與春商及近來科目士者因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
推○宋太宗朝吕蒙正之弟吕蒙亨奉進士礼部高寺薦名
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

億爲叅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
官唐介叅政子義問鎖所試部用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
之洪容齋云舊例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
燴孫埴皆係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蔡卞謨子
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同族嫌而抑置於後恐仄之論已
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泰時都御史王文子鄉
試弗第至自訟焉事見天順日錄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已未科○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
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餘冬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先是禮部職務繁夥賜爲
侍郎趙珣所間憂鬱且有疾奏對屢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訃聞召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賜病豈其
自盡乎衆未對臣進曰臣覲賜有病數日但惶惧不敢退即

便安求醫藥。昨日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俸立不支什地。傍人怪其鼻口之氣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五門外。上不俟臣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其撰祭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其晚臣與黃淮奏事退。上召臣還。諭曰。早來。微汝言。幾誤。疑賜自今有事。但直言勿隱。 漣翰

○永樂六年冬。巡狩北京。詔書命臣士奇視草。

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儔私于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於巢。巢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上既善之矣。士奇獨以文請易之。黃淮於

上前執不是。易旺於。國家大體。當用寓言。

上顧士奇曰。從汝。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奇能服善。難得。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帋內凡朝廷語言皆朱書蓋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送浙中意與今安種來降人相類多所寓即今居淳安之廖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先德卷求題弘載因出此得觀覽焉

聖諭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洎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林文結而又以結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材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三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歲旬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后翺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適際有自來矣

瑣瑣錄

○胡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
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故事朝官級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即書光祿
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供事始於

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
三品官以由從二品外陞書進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為
何說也閻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國
蓋亦崇尚勲德之義今亦異矣

○今懷來城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老云橋前元
所建甚宏壯攔楯狀刻兩形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
中○文皇兵北出過此厭其名即○命毀之今城隍廟築然
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墓猶寓此處當時皆駐營居
人多能言其事云

○文廟武英羣臣奏對必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脩
同鮮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九大事密計
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
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
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
者必詢訪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
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拯
或在卑求薦必留意報焉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
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
仕途者安能兩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
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通显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
若東楊自入仕得君无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曾無數日發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天順日錄

○永樂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士奇還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何如對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宗廟甚虔凡籩豆之類皆親閱視

一日常享偶頭風作醫言常汗

殿下曰上以命我兄又遣人乎及期遂親蒞祭祭畢還未至宮遍躰汗不寒而愈每尚膳進御用膳請行在皆一閱過緘識遣行不輒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月中晏始食及○勅使至始知寬慰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愚戇

殿下恒見容納然○殿下天資甚高非衆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然未嘗不愜而速改之且

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陛下付托○上甚喜命膳賜酒饌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獨於武英門進呈○勅藁畢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衙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胡廣今兼何職對曰左春坊大學士○上曰好又曰吾聞諸胥守宮內汝與黃淮遇事肯言然聞○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

陛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無不聽納如未當亦不曲從○上曰如此甚好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鳴臚寺奏習正且賀儀

上召礼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有官賀礼可行尚書呂震

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
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崇金幼孜皆未
有對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朝賀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
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蓋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
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餼
上之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徇人言大率類此

聖諭

○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無宋對有二子令帶來看琥引入
見○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爲郡
尉一日琥從外臨二子迎待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
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子在屏後聞之後見上偶語及

之○上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存至封

侯西寧

野記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非其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興州衛軍員善爲文有鳴窮衛又有臨江潘若水者吉爲王府引礼舍人以言事權翰林待詔與脩永樂大典坐事黜爲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詩有退庵集正統初太僕司羅若水卒於長安而解孝士大紳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閤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同上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橐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

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
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
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
據乎對曰宋儒朱熹熹如此

上曰吾未嘗觀家札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摺○宸翰所
書位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遂
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
翰進○上以授臣蓋○上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
此一日東宮殿下傳○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奉老成正
大儒者傅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及臣
上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奉札部侍郎儀智然衆
鮮知之議尚未決

殿下曰往者吾奉李維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覓老矣

臣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奉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
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讀已得人否對曰已奉札部侍郎
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問之元正曰
食呂震寺皆欲行賀札惟此老與楊士奇言之宜免賀朕從
之今傳太孫講讀必有益蓋

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聖諭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駟召隆平侯張
信詢之○上猶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孫對曰人
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上召士奇
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

知不肯言汝當爲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聞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過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求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舡教習水戰及偕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梟之冠帶係之西華門內

東宮殿下叩頭懇抹解乃免○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平州蓋去北

京甚巡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清江黎恬潛輝親過豪云何忠字廷臣荊州人末樂中監察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爲交趾知州遇寇難從容賦詩罵賊死其子還陳其詩總戎以○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時習張誦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愁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原助天戈殄叛夷

○松江李壚沈夢登先生資深永樂中奉略通書吏吏部試招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蜚天云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昆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登命題即走筆一律其警聯有玉沙千里江城暮鈇笛一聲烟雨秋之句吳思庵先生奉堪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

云云兩事頗相類今思庵業不載

卷之八

二十九

四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敬之句曰夜
門无客取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
顏西湖昼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罗袖
淚乾無好思昼船歌舞爲誰新又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
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溪烟猶鎖亂啼鳥

聖諭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
佐始奏革之○周初於京師官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
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
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
飲於妓樓群婢歌侑暢飲踰時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
解帶盤薄嘯啾竟日憐憫懸係牙牌繫上相比日晏歸署半
已帶醉曹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

剛毅爲朝紳冠時指之包公也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門見有双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對記

○夏忠靖公以忠義事

文帝眷遇極隆爲尚書三十年不解戶曹中間恒兼二部或更或禮天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六部兼長察院大理凡佩八印焉○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及善者也文襄蓋劉晏常澆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鈇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者已多不復煩云近者並祠於吳然其功豈獨吳尔同上○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云游博學精於易元深邵李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乘什從儒雪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相史弼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

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冊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
百餘歲矣顏如童孩值朱髯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
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爲大常未幾博士逸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
壁登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與爾同入慎无將帶片物遺落
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已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帑屋金室百
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上爲之其後館人入時有
一帑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之亡之矣謙語之曰爾遺
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內帑屢
失物守藏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
謙乞漏網焉謙常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樂畧以遺三
丰遜老者即所謂張刺闥也迨永樂二年四月手題此畧以
歸大師謹因丘公近歲流落一友家倩予叙詠其畧作奇幽

異沼林木室宇種軒特屋內爲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山
妹將採其傍張題及讌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啓有登霍之誣
隱壁仙遊予方將訪居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
混之凡流故識者蓋秘且諱之也本朝仙跡稱周顒及張爲
最著奇蹟之事稱讌及山西金霜將張

太宗未登極時刺闕異蹟甚多此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淡
馳傳徧索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咸叙言黼黻
允二張之事人喜談之然往往傳聞異辭此故不記

○周志新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憚劾不避荏要敢直言雖屢
犯天威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爲冷面寒鉄因稱新曰冷面
寒鉄公擢云南按察司未赴有

旨改浙江有寃民淹脩聞之喜曰冷面寒鉄公來也吾无患矣
及至洗其寃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

无此木独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軟服加刑人稱為神明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

野記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徑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宝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至初亦无大志事尤沿濶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称反官軍不能渡○朝命集教路擊之屢戰杀傷甚重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覓察係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惧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波舁鉄紐係足戕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官皆以失寇誅同上

○太宗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良霄擾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詔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為禪裊成崔飲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祿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晉都俾星馳即位此喪達京師寂无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札文靖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孝婦王真其先出浙之仁和永樂間徙實京師為順天大興人適俞氏事姑韓謹嘗病醫藥弗效孝婦計无所出瞿然悟曰嘗聞老醫言人肉療奇疾非此不可即潛入幃中剪右股為糜以進韓食已嘆然而甦曰吾已分死不抹何醒之亟也孝婦匿不言韓察其有痛狀詢家人得之泣曰新婦至此乎天道亦甚迺愿新婦他日得婦如新婦也隣黨歎息出陳難喻孝婦墓誌

野記

○永新劉氏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洛水一女子未浹號抹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涅逮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言本富族今全族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服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茫々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後載來劉命婦善視伺為擇婿婦之婦曰渠已先家吾亦先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意侍郎櫛耳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二室而生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東廣一人言其地有宋墳先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冠家多流落至此始變其族事喪葬也相傳嘉定中有厉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有經其葬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

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后李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撿之今林氏頗振庚午奉人林弁癸酉奉人林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憑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肯莫能批一辞所肯名浮于实君子弗貴者歟

○楊公景事母以孝聞奉永樂癸卯鄉貢卒業國子拜霸州判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累數歲官急徵馬教耗公嘆曰養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足後以父喪服闋改澧州力益奉劇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為盜州為成獄公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笠中卒乃服罪以秩滿擢化州同知峒夷亂賊千餘將攻城會久雨城寔壞民謀走徙號聲震天地守將夜馳

城以遁公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義且示禍福皆愿尽力乃撤故倉木以蔽城缺又縛藁人披衣鎧置城上以疑賊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堞上擒斬以徇賊知有備乃引去都督歐信自高州以兵至而賊已遁乃遺守忠二字于公而置守將於法公益治城練兵寇至而無所獲遂不敢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天順庚辰以老乞致仕道已陵貧不能歸因占籍焉

野記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奸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網紀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李校秀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網言平

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網前時被黜生云葉才於

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事聞之濟南安監生云藏園

○尚書呂震有通材掌禮兵刑三部事

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某撰祭文姚書題作宰蘇文上進
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於獄候旋師行譴師行至榆木
川宴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蘇姚某寫作宰蘇係
是字體差謫當得罰爵富國雜記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臉登極受以太常丞

太宗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袁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
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
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苗裔歟

同上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

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

永樂間失火迁出午門外今遂為定居

菽園雜記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冤惑平行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衛幼軍皆正終其身與前代兵糧暗合旗

守衛所等軍士求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勦軍伯亦多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隱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死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菽園雜記

附錄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伏覲而莊誦之曰允攷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柰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无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无正臣内有奸惡王得與兵以討之朕尊奉條章率兵以清君側之惡盖出於不得已也使朕不

奉天下亦將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攷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攻既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官自焚以絕宗社天地不疵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死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撫詢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

傳信錄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甌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子不祗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修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惠承天順聖

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求胤子允攷幼冲嗣立昏愚自暴顛覆成章

崇信奸邪戕害骨肉率兵攻朕必欲咸刘俾无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父皇母后創業之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佑內難廓清允收罪惡貫盈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室長兄諸子允熲允熒仍襲王封不意允熲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熒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敦叙之仁繼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門○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議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迂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率也科道因

劾大臣

上御午門棲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
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囁然啐罵言官
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
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
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言官无一人得
罪者或尤公肯初議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人言雖失幸○上憐之者言官得罪所損
不小衆始嘆服

蔡瑛詩話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右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番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同上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 傳信錄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花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同上

卷三
三十七
丙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懽甚縉飲樂方白

○夏公原吉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笠土神者密夜獲公行○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有

御賜名馬性甚灵每召臨馬必蹄齒闐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同上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又告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薨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聰明睿神武

不殺者矣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要作尊翁之藏于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原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辞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潤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金尾共一穴其長數尺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數日先生生焉厥壯甚異舌能舐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孝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桺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礼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荅神休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賜

亟歸奏

○禮部尚書胡公凝常州武進人生白髮白弥用方黑毋夢一僧持花以遺之竟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覲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今我求見以咲為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

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問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陽孝順事實書成碑公以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穷鄉下邑軌跡无不到先是

仁宗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布属公徃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教孝謹密疏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後疑

俱同上

○太宗靖難之事議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玉開封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

太祖後事

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騎統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玉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亦被創而沒。

上哭之慟。師旅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艰难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輔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难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於城中。文廟南伐。以建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文廟既有天下。遂復故處。○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事建文。居

末梁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日與黃子澄齊太盧振張昂萬成等通同謀
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
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着
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
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
還他